

钟绍铤诗文选集



目 录

第一辑 小说·散文

- 张三爷怒鞭督邮(1935年)…………… (3)
- 锈了的鸟枪(1937年)…………… (23)
- 童年的夏夜(1937年)…………… (36)
- 记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大会(1939年)…………… (38)
- 一个水泡的破灭
- 邮局里的故事之一(1944年)…………… (42)
- 胜利梦
- 邮局里的故事之二(1945年)…………… (64)

第二辑 诗歌

- 默(1934年)…………… (83)
- 石级(1934)…………… (84)
- 古水(1935年)…………… (86)

目 录

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祭(1938年)	(264)
国防诗歌的我见(1938年)	(267)
活在群众的心里	
——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祭(1939年)	(269)
抗战诗短论(1939年)	(274)
我们发刊了《文艺堡垒》月刊(1939年)	(281)
试谈抗战期中的文艺(1939年)	(283)
论诗的抒情与叙事(1940年)	(291)
把人当人	
——从邮杂感之一(1944年)	(301)
关于提高工作效率	
——从邮杂感之二(1945年)	(304)
工作·胜利·讨债	
——从邮杂感之三(1945年)	(307)

附 录

《通俗文艺》创刊前后(1988年)	(315)
从《我穿上了绿衣》谈起	
——从邮杂忆之一(1990年)	(326)
在抗日战争初期	
——从邮杂忆之二(1990年)	(330)

从读书会到同乐会

——从邮杂忆之三(1990年) (333)

西川旧邮工会的会刊

从邮杂忆之四(1990年) (336)

后 记

第 一 辑

小说 · 散文

张三爷怒鞭督邮

张三爷随着大哥刘备、二哥关羽，来到安喜县已经三个月了。

好个安喜县，城圈不过五里，人家不到两百，小得不能再小。可是风景秀丽，城周围绕着青山绿水，城墙内外长满了湘妃绿竹，风起时，满城绿竹苍苍翠翠的起伏着，就像海里波涛。每当晨雾笼罩、炊烟缭绕的时候望去，隐隐约约，这城池就像是水上人家。

县衙前场子里，柳树已落尽了叶子，只剩下光光的柳条。人们知道这是深秋了。

张三爷在屋子里老是呆不惯。大哥整日的看书、阅案卷，喝浓茶；二哥呢，只晓得找县吏胡老头打棋战，闹帅士相马。张三爷和书和棋都生疏。谁爱听大哥谈治国平天下？找二哥城外跑马到惬意，但他老是离不开胡老头。张三爷无聊了，便在县衙前场子里弄弄拳，抖抖腿；再无聊了，便溜到酒馆里去尽他三斤五碗的酒量。

张三爷，真魁梧，城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粗壮的身子来。虽是深秋，却只穿着两件短布衫，束一条兰绸腰带。人问他：

“三爷，不冷么？”

他便把虎眼儿瞧着你：

“冷？冷个卵！”

若是称赞他：

“三爷真是好体格！”

他就捋着闹腮胡，向你微笑一下。

张三爷最熟的地方是酒馆，话最多的时候，是拿着酒碗的时候。他常谈着什么十常侍把持朝政，谈着黄巾造反如何打黄巾，人们始终抱着十分热忱去听他。

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天，厚厚的云含着雪意。张三爷在衙前柳树场中走了一个圈子，便顺着大街走到他常到的酒馆清风店了。

酒保李二替他找了一个适当的位子，很和气的问：

“三爷，来两斤么？”

“是啦”

张三爷自斟自饮的，觉得有许多话找不着人说，抬头见着掌柜的李老头在打瞌睡；他在桌上一击，轰，震翻了一只酒碗，李老头惊得一仰。

“嘿！”张三爷禁不住笑了，“掌柜的这儿来，灌两碗，提提神。”

李掌柜揉揉眼：

“呵，三爷，是你！吓我一跳啦！”

这样，两个人对饮着。

“你说这年头儿怎样？”张三爷抱着酒壶作了一个长饮。

“三爷，还算好，黄巾闹黑半边天，幸而没有闹到我们这儿来。县令刘公来了三个月啦，没有要我们缴一次捐，纳一回税，没有派我们一次劳役，还想什么？这样的青天老爷难得啦，还想什么？”

“咳，这年头，有才不得用，朝廷内，那些没卵子的十常侍，培植私党，排斥忠良，上上下下的官儿，都是他们的爪牙，他们只会欺压老百姓！”张三爷的虎眼，有点红了，又抱着壶儿，作了一个长饮。

“这年头，真不是好年头！这里地震，那里水灾！听说皇宫里又出现了什么大蛇啦！‘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’，三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亡，亡他妈个卵。”张三爷真是激动，“俺弟兄东征西讨，拿命拚，救国、救国，黄巾平下了，还是妈个坏蛋们、妈个草包子的天下！救救个卵！”

张三爷又作了一个长饮，虎眼儿，红透啦。李掌柜

知道这不是多话的时候了，只是“是是是”的应着。

“黄巾猖獗起来，那些只知升官发财的家伙应付不开，这才挂榜招募贤能，等到荡平了黄巾，有人情、会逢迎的就当官去，没人情、不会逢迎的就滚蛋，真的成他妈个卵体统！”

酒客们大都把注意移到张三爷了。李掌柜吞着口水，把指节弄得“咯咯”的响。张三爷把壶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的时候，李二又送上一壶来。

“哼，当日在大兴山下，”张三爷立起来做着手式。“俺张飞这样一矛，刺死邓茂，俺二哥关羽，这样一刀，把程志远挥为两段，俺大哥刘备，率领五千人马，前去救援青州，只用了这么丁丁儿的计谋，就打溃了黄巾数十万！哼！”

张三爷捋着闹腮胡，张着嘴巴哈酒气；酒客们都停了酒，来听他的。

“哼，妈个董卓，拥兵数十万，却累败于黄巾之手！那次若不是俺弟兄助他杀一阵，妈个狗头，就早已喂了蛆！”

“俺们本来已经决心回涿县啦，偏凑巧遇着这回事，依我老张，就走他妈的，管个卵！偏大哥说是救国救民！这才踏着尸首，踩着血迹，一矛一刀的，把满山满野的追兵打退了，把那个董卓救出来。

“哼，这董卓也是妈个坏蛋，当头就问咱们是什么官，什么出身！大哥说，咱们是白身！哼，妈的董卓就理也不理咱们啦！一点不想狗命是谁救的，若不是俺大哥阻着我，哼，妈个脑袋子，我老张早就给他摘下了。”

张三爷坐下，又抱住壶儿喝。酒客们舒了一口气，举起了各人停着的酒碗。李掌柜也微微喝了一下。一个矮个子，走来在三爷面前打个千：

“三爷，请回衙吃饭了。”

张三爷瞪眼一看，原来是大哥的侍从刘五。

“滚，我就回来。别让俺大哥知道我在这里，当心我老张的拳头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刘五又打了一个千；酒客们目送这矮个子出了酒馆，都掉头望着张三爷哈酒气。

“官，妈个草包子把持尽了！难道俺大哥还不配？哼，一个小县令，不知转了多大个湾子！哼，俺弟兄出的力还少？退幽州的贼，解青州的围，颖川、广宗、曲阳，妈个脚也跑大了。消灭了三个什么卵公将军，又出了三个猴崽子，妈的这三个就被俺大哥送了两个回老家。这才把闹黑了天的黄巾，平定了下来！——哼，这有个卵用，那些坏家伙，到享了太平福。升的升、赏的赏。俺弟兄却流落京城饿肚子！若不是张钧张郎中来

搭桥。妈的这样个卯县令，也不会给俺大哥，哼！”

于是又干了一壶。

李掌柜，松着干柴般的脸，用两根鸡脚爪似的指头，拉着口角边的几条痣胡子，低了声音说：

“三爷，刘公候三爷用饭呢！”

张三爷眨着虎眼，理着鸡窝似的胡须：

“是啦，……俺大哥和俺二哥，若是少了个我老张在场，便筷子也不摸啦！……”

张三爷立起来，却站不稳，退后了一步，头在空中划了两道弧，解了腰带又系上了，张着嘴巴只是哈酒气。

李掌柜打算去扶他。

“三爷，醉啦！”

“醉？醉个卯！”

于是张三爷踉踉跄跄地出了酒馆。

于是李掌柜摇摇头，李二伸伸舌。

于是酒客们叽叽喳喳的，又嘈起来了。

进衙门，庭中是条碎石路子，两笼葱郁的纵竹，把大厅上光线映成十分阴冷，檐下两个宫灯，显得有几分旧，随着微风，转呀转的。

桌上摆着饭菜，大哥、二哥、胡老头子，围坐在桌中周围，没有动筷子，只是皱着眉头不做声，张三爷觉

得有点不对头，瞪着虎眼瞧刘五，刘五却低头剥指甲。

“三弟，又喝酒啦！”大哥的调子，老是和缓的。

张三爷斜视着刘五，拳头捏得咕咕叫。

“老三！”二哥觉得三爷有点异样，“别错怪好人！你到井口照照影子，眼眶儿都醉红了。”

“三弟！”大哥弄着长胡子，“刘五一点没有提到你喝酒。坐下，用饭啦！”

今天大哥的饭量减了不少，二哥也少吃了两碗，胡老子比往常更吃不得了。三爷肚子里像涌着什么似的，勉强装了三碗进去，便溜到后堂剔牙齿。后堂里棋盘上还留着散乱的棋子没有收捡。三爷不爱管得这个，倒坐在圆椅里独自纳闷着。

二哥踱着方步进来了，三爷想问点什么，但嘴唇像缝着了的，老是开不得口。

二哥瞧瞧棋盘，便坐到三爷对面叹长气，细眼睛，快闭成两道缝了。

三爷有点忍不住：

“二哥——”但没有接下去。

“老三，真要醉个什么样子？我说，你只晓得喝酒。一点正事都不放在心上！”二哥理着几绺黑悠悠的胡子，像有点动气啦。

“二哥，这年头，不喝酒，有个卵事干？”

“老三！我只问你，大哥愁着什么的？”

“大哥？”三爷觉得二哥问得奇怪，“还不是为了咱老张喝酒！”

“喝酒？”

三爷真感到意外了：

“还有个卯事？”

“你到书房听听去！”

三爷溜到书房外面，里面的话儿正谈得起劲。三爷的酒性，已醒了许多。

“大约我必在淘汰中了。”大哥的调子老是和缓的。

“这这年头，”胡老头说话，总显得口吃的样子，“真是，朝里有人好做官……”

“我说，囊中有钱也好做官。”

“可，可不是，什么事，都得人情处，处不下的，便用金钱买。什么本事不本事，在这，这年头，真是谈不到的。……”

张三爷听不出头脑，搔着胡子又溜回后堂了。

“究竟是啥个卯事？”三爷抓住二哥的袖子，“我闷得要死啦！”

二哥喊三爷坐下了，理着几绺长胡子一颗字一颗字吐出来：

“朝廷降诏，凡有军功为长吏的，当一概取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张三爷突地跳了起来。

“凡有军功为长吏的，当完全取消！”

张三爷瞪着虎眼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老三，这天下，真不是咱们的天下了。”

“哼，只有那些没卵子的十常侍的狐群狗党，才有做官的资格，咱们拿血汗立了功劳的就该饿饭，哼，成他妈个卵体统！”

“老三，你说对了，就是十常侍作怪，怕咱们有了势力，他们立不住脚，嫉贤妒能，正是他们必采的手段，中郎将卢植坐囚车，还不是为的这个。”

“我说，二哥，咱们走他妈的，谁希罕这个卵县令”

二哥眨眨细眼睛：

“大哥说是听天安命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我说大哥的话也对，横顺现在没有取消我们。老三，是不是？”

大哥做事老不干脆，张三爷就不爱这个 搔着鸡窝胡，“哼”了一下，便溜出屋子吐闷气去了。

连着三晚上，张三爷总有点睡不着 天不亮便拉着

二哥出城去溜马。

早晨的空气，十分清凉。今天的云，特别厚。绕了两个城圈子，竹林里，才渐渐透出一点炊烟来，天色还不很明亮。

竹叶在地面铺了很厚一层。跑出汗了的马，现在缓缓地走着；马蹄踏得地面落叶“息息”价响。几个小贩，安闲地由马侧踱进城去了。

张三爷望着远远的木桥，一手插入腰带里，口中吐出的热气，在口边鸡窝胡上结成了许多水珠。

“二哥，我说大哥，……”

“大哥真有点想不开，睡着老叹气。”

“我还是那个主意，走他妈的倒干净！”

二哥沉默着，黑悠悠的长胡子，在胸前荡呀荡的。刘五由马后跑到马前，打了一个千：

“请二爷三爷即刻回衙，迎接督邮老爷。”

张三爷有点火冒：

“滚蛋！咱老张就是老爷，要迎接谁来？”

“这是大爷吩咐的。”

“老三，管他什么督邮老爷，且回去瞧瞧再说。”

二哥首先带转了马头。

大哥已穿好了官服。胡老头子也把衫儿弄得很熨帖。

这样，一行人马便跑出城圈十里。

大哥坐在茶亭内，和胡老头商谈这次应酬问题。

胡老头，真有点口吃：

“我，我已叫人打扫驿馆去了。”

二哥呆立在田土边，看乡农种大麦。

张三爷不耐烦地绕着亭儿走圈子。

天上的云还是那么厚，显着一种将要落雪的颜色，水田面荡着鱼鳞般的微波，吹着割面的寒风。衙役们，缩着颈子，红鼻尖上吊着清鼻涕，望着渺无人迹的驿道，都悄悄地抱怨起来。

亭周，是开阔的田畴，田连土，土连田；远处苍绿色的树林里，隐约有三两农家；花颈鸟唧唧地在古柏上戏着；老雄鸡却在草棚下拍翅作午唱了。

张三爷不耐地绕着亭儿走圈子，冷倒不在乎，三爷有的是好体格，但是直到现在三爷还没有吃早饭，肚子里咕咕的在作怪啦。

“二哥，”三爷悄悄地溜到二哥身边，“肚子饿啦。”

二哥只是摇摇头，不知表示的什么，黑胡子轻轻地飘荡一下。

农家的茅屋顶上冒出缕缕炊烟，老雄鸡唱得更勤了。张三爷瞪着虎眼，只是跺脚。